

中国帝王后妃外传

ZHONGGUODIWANGHOUEWAIZHUAN

当天晚上，刘子业又梦见所杀的宫女，披发前来，她似笑非笑，似哭非哭，厉声说道：「罪该万死的昏君，你杀了我不要紧，我已向上帝告了你的状，上帝派我前来杀你！」说到这里，竟摘下脑袋，狠狠地砸向刘子业，刘子业大叫一声昏了过去。

【南北朝卷】

上



董铁松●编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122

121-1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南北朝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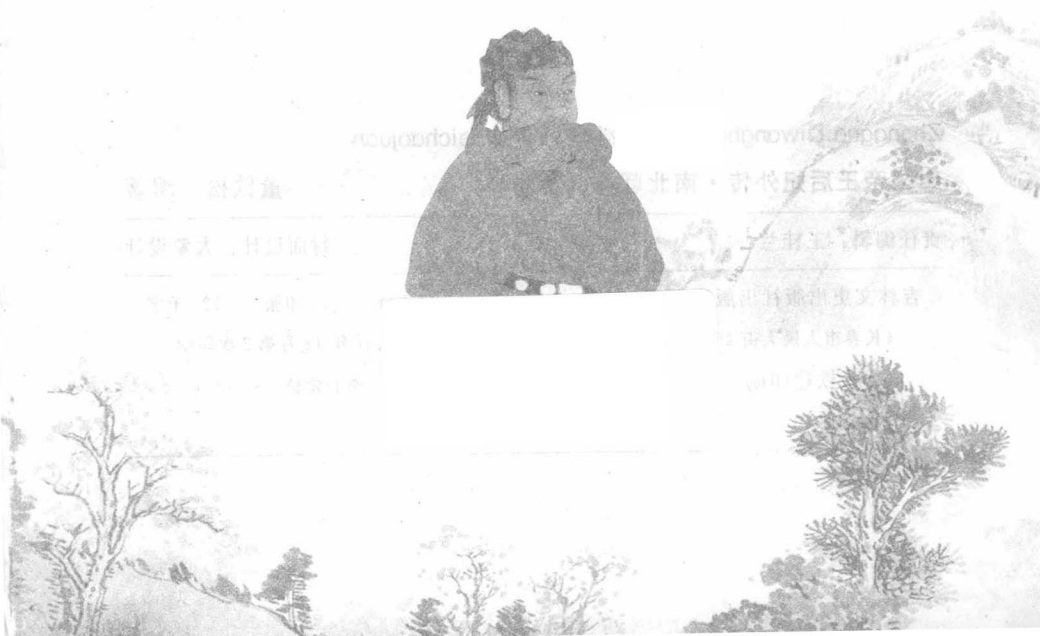
ZHONGGUODIWANGHOUHILIXIAIZHUAN

中国帝王后妃外传

主编●王钟翰 副主编●宋衍申 陈治亭

董铁松●编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帝王后妃外传·南北朝卷/董铁松著.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4. 1 (2007. 12 重印)

ISBN 978-7-80528-790-4

I. 中... II. 董... III. 中国—古代史—南北朝时代—通俗读物
IV. K220.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9159 号

Zhongguo Diwanghoufei Waizhuan · Nanbeichaojuan

中国帝王后妃外传·南北朝卷 (上卷)

董铁松 编著

责任编辑: 王桂兰

封面设计: 大象设计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640mm×920mm 16 开本 11 印张 125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1994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北京铁建印刷厂 印数: 10 260—11 260 册 全套定价: 87.00 元

ISBN 978-7-80528-790-4

总 序

历史是人们的生产与社会活动的真实记录，或称之为人类社会的百科全书。以往的史学著作包括史学理论，以及历史通俗读物，都在不同层次或从某个方面反映或论证了一定时代的人类社会的现实。但比较而言，人物传记更能反映历史的本质。历史，归根到底，还是由人们的活动构成的。每个人物都同所处时代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及思想等等息息相关。一部成功的历史人物传记，实则是该时代社会生活的缩影。它是活的历史的再现，是那已逝去的社会生活的重新复原。它使人们展开想像的翅膀，驰骋在历史的巨大时空之中，并把对历史的感受融入到现实生活，让人亢奋、激越，充满了历史的激情，领悟到人生的真正意义。历史人物传记把学术性与富有情趣的可读性融为一体，总是容易被人们所理解，所接受。

近10余年来，古今人物传记风靡图书市场，保持长盛不衰之势，诸如“全传”、“大传”、“汗传”的传记不断问世。此外，又有“轶事”、“外传”、“传奇”等形式的传记也推陈出新，层出不穷。在历史人物传记的大系中，此类书特别是传奇类图书在学术上远不及正宗的大型传记那样系统而言之凿凿，但其知识性、趣味性则胜一筹，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填补了传记的内容，呈现

出多姿多彩，更显其特有的魅力，因而为人们所喜闻乐见。

本套丛书有别于“全传”一类的传记，取名“外传”。这里，有必要先为“外传”正名。

本书所记述的人物，无一不是杜撰的人物，也不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而是二十六史中鼎鼎大名的人物——历代帝王后妃。这就肯定了“外传”人物皆是真实的，是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居于主宰地位的人物。自然，有关他们的言行、事迹，皆有事实根据。早在先秦时期，朝廷就有左、右史分记国君的言行，还有女史专记后宫之事。汉以后，负责记录帝王后妃言行的史官叫“起居注”。每当新君即位，一件首要大事，就是把已故皇帝的“起居经”逐日逐月逐年整理加工成《实录》。流传至今的自《史记》到《清史稿》共二十六部纪传体“正史”，有关历代帝王后妃的史料，绝大多数都取自《实录》。从先秦的百世国君，到二千多年后的清末世溥仪及数以千、万计的后妃或详或略地被记载下来。这一传统，历代相沿，形成中国古代历史的这一独特现象。

二十六部纪传体“正史”卷帙浩繁，但记其帝王的“本纪”和后妃“专”（也有的皇后列于“本纪”），基本上属于提纲挈领的大事记性质，许多生动的细节被省略了，特别是受“为尊者讳”的传统观念所束缚，举凡帝王后妃的丑行大多被讳饰，故难得其真。当然，也间有其暴行荒淫的记录，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显然，依靠二十六史了解历代帝王后妃是远远不够的。值得重视的是，历代一些私家著述、杂史、笔记、见闻、小说等，较少讳饰，各据己见己闻，记录了帝王后妃不少秘闻、细末，适可补官方“正史”的诸多不足。所以，综合“正史”和杂史、笔记、

小说、见闻，把人们不易见到的秘闻抉择出来，加以连缀融汇，为读者提供人物更为鲜活的内容，也为研究者提示参考资料。因为它不是一个人物的完整而系统的记述，恰是反映一个人物的某个侧面或片断。从它的资料来源而言，毫无疑问，“外传”同样是真实的历史的记述，因而是可信的。如系神话、传说，书中都做了明确交代，以与真实的历史相区别。

其实，“外传”也是古人写史的体例之一。最早见于《汉书·律历志下》，称《国语》为《春秋外传》。汉代学者王充在《论衡》中说：“《国语》，左氏之外传也。左氏传经，词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词以实之。”三国时史学家韦昭在《国语序》中进一步阐释外传之义，说：左丘明作《左传》后，“其雅思未尽，复采录前世（周）穆王以来，下迄鲁悼智伯之谏，以为《国语》，其文不主于‘经’（指《春秋》），故号曰‘外传’”。尽管历代学者对“外传”还有不尽相同的解释，但其本义还是说它补正史之不足，以广其说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外传”不“外”。如果把外传理解为任意杜撰，不真实，如文学家之想像，这就与“外传”的本义背道而驰了。我们编纂的这套丛书“外传”，就是取此意而命名的。

这套丛书共10册，总计近200万字。上起自夏朝的开创者大禹，下止于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从时间上说，上下纵贯四千余年；从横的方面说，涵盖历朝历代的几乎每个帝王和主要后妃。据粗略统计，中国历代400余帝王，而后妃之多，则以千万计。如果把他们都写进本丛书，是不可能的；假如把每个帝王或后妃都各写成一部书，更是本书所难以胜任的。我们的原则是，逐朝逐代地选择帝王后妃中有代表性的事例，揭示人物的千姿百态。

不管是明君，还是昏君、暴君，都在编选之列。但有的帝王短命，在位时间短促，或尚属孩童即夭折，无事可述，即作省略处理。所以，本丛书选择帝王后妃是相当广泛的，堪称为“大全”。但已写入本书中的帝王后妃，又以其事迹多少，所占分量也各有差异。为避免过于集中于某一帝王后妃，也适当做到大体平衡，不致畸轻畸重。每个帝王后妃及其叙事都是独立成篇的，即一事一题，自成一完整内容，长则三四千字，短则千余字。易读而不费时间，每册又以18万字为限，也体现了短而精的特点，这很适应人们日益加快的现实生活节奏的需要。这正是编者对读者着想之初衷。

今天，当我们重新书写历史或人物时，不能拘泥于古人的记载，如数转述。为了使每个人物的故事情节尽可能完整、生动，在写作过程中，作者们一方面力争语言流畅，通俗易懂；一方面做了某些合理的铺垫，给人以绘声绘色的视感。历史本来就是昨天或前天发生的事，人也是当时有血有肉的具体的人，如司马迁当年写《史记》，就把历史描绘得声情并茂，直到现在，当我们展读《史记》，三四千年前的事如在眼前。把历史写得僵化，不易懂，那是后来产生的一大流弊。我们认为，恢复和发扬司马迁的优良的史学传统，把历史或人物写活，应是历史学家的分内之事。在这方面，我们进行了初步尝试，探索写史的新路子、新方法，这也是我们走出“历史困境”的途径之一。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作此阐述，正确与否，有待读者判断。本书存在一些问题或错误在所难免，亦期待读者指谬。

序

在中国古代社会漫长的历史流程中，曾经有过这么一段大分裂、大动荡、大变幻的历史时期，它上承三国（魏、蜀、吴）、两晋（西晋、东晋）之乱波，下迄隋朝之统一，近二百年之久。其间，约以黄河为界，南北对峙，又各自更迭，关系错综复杂，历史上称之为南北朝时期。北朝从公元386年鲜卑人拓跋珪建立北魏开始，中经东魏、西魏之分野，终于北齐、北周之对峙，基本上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汉人高洋建立北齐），南朝自公元420年刘裕建立宋朝开始，相继更迭为齐朝、梁朝、陈朝，各王朝的统治者都是汉人。

西方人称罗马教皇统治的时代，为灾难的时代，为罪恶的时代，是黑暗的中世纪，中国以往史家称南北朝时期为黑暗时代。今日又有不少史家，以江南经济的发展和北方民族融合为据，对南北朝时期的历史重新审视和评判，或多或少地认为以往史家对南北朝时期的看法失于偏颇。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是否黑暗？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在干戈扰攘，战争频仍的南北朝时期，战乱的喧嚣声，打破了和平的宁静，一统江山成了群雄争战的场所，被分割得支离破碎，累累白骨蘸着鲜红的血液，描绘着世间阴森恐怖的景象，因

僵化而不再有生气的道德戒律，被堕落的言行涂抹得肮脏不堪，违背伦常的言论，乖戾的行径，充斥于世间，芸芸众生的性命卑如草芥，大人物的身影也如走马灯一般，你未唱罢他登场，个个诚惶诚恐。如此充满血腥的岁月，如此惊心动魄的时代，怎能说是不黑暗呢？

“彰善贬恶，不避强御”是中国古代史官的优秀传统，然而，“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也历来是大多数封建史家所恪守的信条，加之事过境迁，追述失于考核，历代史书多有不实和疏漏之处，载述南北朝事迹的史书也不免于此。南朝梁人沈约撰的《宋书》，南朝梁人萧子显撰的《南齐书》，北齐魏收撰的《魏书》，都有曲笔回护之处。刘裕杀晋恭帝自立一事，《宋书》只写恭帝薨，萧道成谋宋后废帝刘昱一事，《南齐书》只写杨玉夫杀刘昱，然后把首级转送萧道成，好似与萧道成无关。唐朝人姚思廉所著《梁书》、《陈书》、李百药编著的《北齐书》，令狐德棻编著的《周书》李延寿所撰的《南史》、《北史》，虽不受来自尊者的强御，但因年代稍远，失于考核，而多有疏漏。所以，欲真实而详细地了解南北朝史，万不可唯正史是全，唯正史是真。本书参诸有关正史，旁及杂记、文集之类，意欲增正史之所无，详正史之所略，不求敷衍夸诞，徒悦读者，着眼于帝王后妃，因事命题，各自成篇，展示冠冕堂皇后面的背影，显现残垣断壁下面的瓦砾和杂草，袒露出轩然大波底部的暗流及暗流挟带的泥沙，依事而真实生动地勾勒出南北朝帝王后妃的品德、性格、心态与命运，刻画出他（她）们的正与邪、慧与愚、明与昏、谨与荡。使人们像认识普通人一样，认识他（她）们。

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在他的《明夷待访

录》中，大胆地揭露了帝王的罪恶，他指出，帝王未得位时，“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得位之后，又“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言精义辟，入木三分。然而帝王不仅是灾难和罪恶的制造者，也常常是灾难的受害者，天下一统之世如此，乱世更是如此。自东汉末年以来，儒学失去了往昔神圣的模样，伦理纲常的大殿崩塌了，“天地君亲师”的说教受到怀疑，人心失衡，“暴行邪说有作”，人们握着今日的酒杯，恣意妄为，仿佛看不到一丝明天的讯息。难怪曹孟德有“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慨叹！到了南北朝时期，暴力、欺诈、阴谋，更是满世间飞舞。南北朝历代君主，没有几人不是浑身涂满血污，坐在累累白骨筑起的宝座之上的。卑微时，幻想着出人头地；一旦得位，便欲念横生，声色犬马，纵淫纵暴，甚至有些开国君主，无德无行，登基以后，变本加厉，与升平之世的开国君主大不相同，如齐高帝萧道成，梁武帝萧衍、陈武帝陈霸先、北齐文宣帝高洋、北周孝闵帝宇文觉，都是这一类货色。这些帝王，不是残戮臣民，纵淫乱伦，就是卖身佛门，荒掷朝政，使得开国之初，就有济世之象。他们在变着法儿地享受从血泊中攫来的权势的同时，也在为自己掘着墓穴，南北朝九个朝代五十三朝帝王，竟有一半还多的人不得善终，不是被砍掉了脑袋，就是被下药毒死，要他们命的人，都是他们的兄弟、儿子或近臣。乱世出枭雄，“魑魅喜人过”，野心勃勃的臣子，乐得主子荒淫无行，弃置朝政，东魏、西魏，名义上是元氏（原为鲜卑拓跋氏，拓跋宏时改为元姓）的天下，实际上却为高氏和宇文氏把持。南北朝时期各朝代的君主，大都是纵淫纵暴之徒，称得上“明主”的不过一二

人。正是这些帝王们的残暴和荒淫，朝代的更迭才像演折子戏一般快。帝王们的遭际千奇百怪，都有各自的喜怒哀乐，都品尝了自调的苦酒。

天子称龙，供其淫乐和传宗接代的后宫妃嫔也相应地称为凤侣，天子戴龙冠，皇后戴凤冠，大致是取龙凤呈祥之意吧，可无论南朝还是北朝的后妃，她们与她们的夫君所演的都是一出吉祥如意喜剧吗？

人们把芳草、杨柳拟作美女，还把女人比作柔水，与此相对，便是那一句俗语“最毒不过女人心”。那么，被人们视为女流中的佼佼者的南朝北朝的后妃们，是淑如芳草，还是毒如蝎蛋呢？

总的说来，自从女权制结束以后，女人就成了男人私产的一部分，和一切不会说话的物件一样，被使用、买卖、转让，爱情几乎成了奢侈品。南北朝宫廷中的后妃们，也有着同样的地位，她们或是贪图富贵和权势，心甘情愿地迈入宫门，希冀排入凤侣，或是被强索入宫，忍气吞声，强装欢笑，挨着每一寸光阴。帝位更迭频繁，她们也不知道他日将归属于何人，任凭每一双雄强有力的大手推来扯去。她们这些人在宫中角色和做派不尽相同，她们的命运也千差万别。她们清醒地知道，谁得天子欢心，谁就能在宫中占据宠位，号令后宫，即使是皇后，一旦被天子冷落，其结局也决不会是一首好诗。于是，便演出了一场场群芳斗艳斗智，献媚争宠的悲喜剧，得胜者沾沾自喜，与权臣勾结，干预朝政，甚至待皇帝驾崩后，成了摄政太后。败落者心灰意冷，常常遁入空门，了此一生。由于天子专宠或无力幸临，后妃们还常常与大臣私通，秽迹宫中，一旦被天子发现，轻者被逐出宫，

重者香消玉殒。美女如云的宫中，处处有陷阱，时时须提防，着实是一个凝香聚美的魔窟！有多少女子在这里默默地耗着青春！又有多少女子在这里堕落下去！

治世宫廷有治世宫廷的色彩，乱世宫廷有乱世宫廷的声音。几纸浅语，聊作与读者沟通之词。

目 录

总 序 (1)

序 (1)

一 自负龙种射蛇王 (1)

有一天，他空着肚子，无聊地走到京口竹林寺，觉得又乏又困，不想再往前走了，便就势卧在寺院的讲堂前睡了过去。寺院里的一群小和尚，见他衣冠褴褛，就想把他呵醒赶走，正准备上前呵斥他，忽见他身上现出许多龙纹，五光十色的，特别耀眼，小和尚们顿时止住步，惊骇得很，禁不住叫起来。

二 审时度势终称帝 (9)

酒喝到半醉的时候，刘裕捋了捋胡须，慢声慢语咬文嚼字地对大臣们说道：“桓玄反逆篡国，晋朝的运气已移，是我倡义兴复，平定四海，功成业著，才接受九锡大礼；如今我已到了衰迈之年，极备荣宠。常言说得好，‘物忌盛满，盛极必衰’，为此我深感不安，现在我想奉还爵位，回京城养老，各位以为如何呢？”

三 任性情亢龙有悔 (17)

刘义隆待袁皇后，本来很恩爱，不过是因潘妃过宠而分了心神，冷落了袁皇后。听说袁皇后病危，刘义隆前去探望，他拉着袁皇后的手，长嘘短叹，泪流满面，问袁皇后想要说什么。袁皇后不答一言，只是两眼含着泪水，注视他多时，随后引被覆面，急喘而亡。

四 一怒溲溺折将兵 (25)

大帐里，魏主酒兴正浓，他一边饮着酒，一边回想(1)着此番南征的经过，脸上情不自禁地露出欢容。君臣们(1)见主子这般高兴，都百般奉迎，频出媚言。君臣正说笑着，使臣回报，魏主拓跋焘见使臣带回好多坛酒，更加(1)惬意，当即命人开封取酒，哪知坛封一启，一股臊臭的气味，由坛冲出，直扑鼻孔。

五 偏情种寄人篱下 (32)

刘滋的话还没说完，燕主冯弘拍案怒斥道：“说得(1)好听！你有父子之情，难道让朕把太子往火坑里推吗？”刘滋见冯弘仍固执不化，也耍起了倔脾气，生气地说(1)道：“社稷重还是太子重？陛下把太子送给魏人，太子未必就死，而且可保国家不亡；陛下若执意不从，恐怕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太子呢！”

六 怙子恶身首两分 (40)

清晨，潘淑妃刚刚起床，还没洗脸梳头，猛然间见闯入一群持刀带枪的人，吓得缩成一团，瘫在地上。这些赳赳武夫，哪里还管什么玉骨冰肌，手起刀落，将她的脑袋砍下，又剖开她的胸膛，挖出心来，献给刘劭。

七 淫狂徒乱伦纳妹 (49)

刘义宣这十几个女儿，经常出入宫门，有几个生得美貌如花，被皇上刘骏瞧在眼里，刘骏索性把几个美貌的姐妹留在宫里，迫令行那苟且之事。刘义宣的几个女儿不好推脱，只好勉遵圣旨，轮流为刘骏侍寝，渐渐地也就忘却了羞臊和脸面，竟然心甘情愿地与那身为皇帝的堂兄行那巫山云雨。

八 昏君纵淫夺臣妻 (57)

新蔡公主听说皇上召见自己，怎敢怠慢，很快就赶到皇宫。刘子业见新蔡公主丰姿依旧，禽兽般的欲火，立刻从胸中腾起，也顾不得姑侄名分、长幼伦序了，甚至连一句含蓄的话语也没有，立即斥退侍人，连拉带扯，把新蔡公主拥入床帏。

九 淫主防鬼难防人 (64)

当天晚上，刘子业又梦见所杀的宫女，披发前来，她似笑非笑，似哭非哭，厉声说道：“罪该万死的昏君，你杀了我不要紧，我已向上帝告了你的状，上帝派我来杀你！”说到这儿，竟摘下脑袋，狠狠地砸向刘子业，刘子业大叫一声昏了过去。

十 猪王借种屠兄弟 (70)

刘休祐马上感到发生意外变故了，奋身腾起。定目观瞧时，只见寿寂之等人面带冷笑，已走到眼前了，顿时挥拳踢腿，向他打来，刘休祐也有些勇力，挥拳抵敌，横厉无前，忽然背后被人暗算，那人抽手撩向他的阴部，只听一声爆响，刘休祐晕倒在地。

十一 泼皮君主终授首 (77)

他见母亲挥杖而来，就躲闪腾挪，嬉笑取乐，没有躲好，竟被陈太妃重重地敲了两杖。这可把他打急了，他趁母亲不留意，抢过棍杖，朝母亲的身上连连挥去，一边打，一边骂道：“我扯贱人的衣裙，与你这臭女人何干，若不看你生我的份上，连你的衣裙也扒了！”

十二 欲取先与露凶相 (86)

正在他心急如焚之时，忽听领军府门外有人叩门大呼，“快开门！快开门！”。萧道成慌忙走到领军府门旁，听不出是谁的声音，也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心里陡然跳个不停，未敢应声，也未敢开门，犹豫间，猛见墙外嗖地飞入一包袱状的东西，重重地砸在地上，接着听见咚咚的脚步声远去了。

十三 疑心主不容狂儿 (95)

萧子响听说石伯儿等人要进城，下令紧闭城门，不让他们进入，自己身着白服登上城楼，对石伯儿呼道：“石伯儿，你听着，天下哪有儿子叛父的道理？长史刘寅等人，拨弄是非，暗中下我的谰言，做得太过分了，所以本王才将他杀死。我所犯的不过是擅杀之罪，单骑赴朝，向圣上请罪也就罢了，为何筑城相逼？”

十四 寡情人骗得帝位 (102)

萧昭业听说自己的两位师傅服毒身亡，喜出望外，从此，越发奢逸放荡。两宫还健在时，他就动了登九五之尊的念头，对身边的亲信爪牙预加官爵，还写了约定

书，让亲信藏在囊中，带在身上，发誓待他居九五之尊时，依约施行。

十五 昏君淫妇死风流 (108)

殿门刚刚关好，外面已喊声大震，萧湛带领手下将士，斩关直入。萧昭业惊骇已极，连鞋子都跑掉了，也顾不得拣拾，狼狈地奔入宠姬徐氏房中，要与宠姬诀别，徐姬瘫在地上，抖作一团，涕泪滂沱，两人依偎在一起，无法可施。就在这时，叫喊声，诅咒声，刀枪撞击声，不断地从四面八方涌来。

十六 猎帝位即烹走狗 (116)

萧湛听完敕语，便目瞪口呆，半天才恢复常态，转念一想，事已至此，无法求免，便怒不可遏地对莫智明说：“天人相去不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和皇上诛杀高武子孙，都由你传达往来，今日皇上赐臣死，你却不肯出一言相救，我会申诉天庭，以恶报恶的，你不要以为我就这样白白死掉的！”

十七 不孝不仁纣王风 (122)

萧鸾死时，他还不满十六岁，行登位大礼时，嬉皮笑脸，没有一丝正经相。头几日，尚把上朝听政视为趣事，装模作样地弄了几天，可后来就坐不住金銮殿了，既不上朝，也不谘询国事，只与宦官宫妾厮混在一起，终日嬉戏，彻夜流连。

十八 为美妇甘效犬马 (131)

这个潘氏女虽沦落风尘，却是天生尤物，娇冶绝伦。萧宝卷见了潘氏，如获至宝，也顾不得适宜否，情